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 
第三十二回 溫柔鄉里疏良朋 冷淡場中顯淑女

屈身都只為綱常，薄命紅顏誰見傷？ 待得終風成永恨，猶將割骨報檀郎。

卻說耿朗自九畹軒見鬼之後，益發看東一所如豐都地獄，連一眼也不敢瞧。時方臘月，大風時起，密雪常飛，日日與香兒、彩雲尋歡取樂。忽侍女傳進一封手啟，乃季子章邀賞梅花，上寫道：

絳雪亭梅花盛開，昨於雪中一詣。見其都鬱清剛，真世外佳人也。兄能洗卻鉛華，為此公作主人否？

耿朗道：「此約斷不可不赴。」彩雲道：「又非慶賀筵席，有甚要緊？凍手凍足，還作這寒酸事體。」耿朗猶疑未決。香兒亦道：「這樣天寒地冷，家中盡足快樂，何必去尋清苦！」

耿朗乃寫回箋辭卻。季子章信道耿朗真病，即走馬來看。耿朗只得作出不可以風的模樣來接見。過了兩日，公明達亦折簡來邀，寫道：連日瑞雪，庭竹蔚然。足下不能為此君一枉駕耶？銀鹿既往，佇俟德音。

耿朗又被香兒、彩雲所阻，亦以疾辭。自此耿朗在家與香兒、彩雲謔浪狎游，未免終朝累日。笙歌酒宴，時常徹夜連宵。於時雲屏病已全愈，欲要解勸，難以說得。一日大雪，雲屏在樓上設酒，邀夢卿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賞雪，彩雲因將帳目交還雲屏，雲屏即令幫辦。五個人方才坐定，耿朗亦走上樓來，道：「如此勝會，如何不令我知？」雲屏道：「我這會，是宴好姊妹之會，不是撮合夫妻之會。若要告知，豈不是為你與二娘了？」耿朗道：「我與二娘，有甚不合？勞眾卿費心。」愛娘笑道：「我們五個人，五份杯箸。官人是不速之客，坐位既與二娘相近，你兩人暫且合用一用罷。」耿朗一則數月以疏遠過甚，二則礙著雲屏、愛娘，不好推辭，便將夢卿的半杯酒一飲而盡。愛娘拍手道：「誰說他兩人不合！」因又向夢卿道：「二娘何不遞個雙杯？」夢卿於是又親奉一杯，耿朗亦一飲而盡，即將原杯斟滿送回。愛娘笑道：「大娘此會，究竟是撮合夫妻之會矣。」雲屏道：「若果算作撮合，他們明日須還我一席。」愛娘因向耿朗道：「官人果肯還此席否？」耿朗道：「必然還，還！」愛娘因又向香兒、彩雲道：「四娘、五娘肯作保官否？肯作時，須具個甘結來。」兩個人俱是一齊笑允。

愛娘又道：「二娘今晚須與官人商議，均均勻勻，各出一半，不要都派在官人身上。」是日大雪不寒，微醺即止，歡然終席，至晚方休。晚間耿朗在愛娘房內，愛娘使人邀來夢卿，三人同坐。愛娘道：「日間所言，二位何不面議？」耿朗不語，夢卿道：「姐姐代為一算可也。」愛娘道：「代算不難，妹妹能替我留此客乎？」因笑向耿朗道：「客官看此兒綠衣清雅，何若竹卿？素面溫鬱，何若梅妃？公真自命薄情，早覺揚州之夢耶！」

耿朗亦覺心動，但蠱惑日久，明而復暗，因命取酒連飲數杯，頽然睡倒。愛娘因留夢卿同榻，夢卿道：「不可！日間相會，亦是色媚人。夜復相就，則是以淫自獻。以色列強邀人之容己，難寬解於萬一，如其不容，姐姐又何以處我！」愛娘憮然，夢卿辭去。次日耿朗又在香兒房裡，公明達、季狸又合詞來請。香兒作主，便令人辭卻。誰知耿朗在家酒色過度，精神散耗，感冒風寒，一臥不起。雲屏隨請醫生調理，日甚一日，醫藥無效，氣息奄奄。康夫人求神問卜，告地呼天。雲屏、愛娘，神消氣喪，渴廢食忘。香兒、彩雲恨人怨鬼，淚眼愁眉。

夢卿晝看夜守，煎湯煮藥，一連數日。因到自己房內更衣梳頭，忽想道：「古來割股救病，十好八九，雖不可盡信，然至誠感神，理或不虛。且我一介婦人，生不為多，死不為少。若耿朗一死，則舅姑之血食絕矣。況老母幼妻，何所倚望？」想到此間，淚流不止。於是屏開侍女，走到北套間內，反閉了門。先備下許多棉布，然後取出一柄風快的佩刀，右手拿了，捲起左邊翠袖，看著皮肉，又恐一時割不下。看到小指纖細，一刀可斷，不致有誤。遂端向正北，大拜數拜，秘密祝道：「敢告上下神靈，今日燕夢卿割指以療夫疾。如耿朗有救，祈垂鑒照，一劑速痊。若其無命，願銷壽算，以代夫死！祝畢，佩刀一揮，指落血出，昏伏於地。少時醒轉，忙將小指拾起，約有一寸來長，卻是三節割下兩節。忙將地下血跡用棉布收淨，又將病指裹好，換了一套舊衣。人不知鬼不覺，悄悄來到正樓下去看煎藥，即將一段小指安放在內。煎好捧到耿朗牀前，雲屏、愛娘一邊一個扶著坐定。夢卿送至嘴邊，作數次服了下去，雲屏、愛娘重又打發睡下。此後耿朗二目不睜，足睡了半天一夜。次早醒來，血氣流通，精神頓長。康夫人急令請淳於裔來看，淳於裔來，進得門一眼看見，便大驚道：「奇哉！我昨日已說骨脫神幽，必死無疑。今日因何更換過來？」診脈已畢，便對康夫人道：「老夫人大喜！兵部公病已全去。所欠者，氣血兩虧耳。然亦不須用藥，靜養兩三月，包管如初矣。但不知用何仙方，救得如此迅急？」康夫人道：「並無別方，還是太醫之藥力也。」淳於裔連搖頭道：「大奇！大奇！我那一點藥，不過安眾人之心，其實無用，斷不至起死回生，此必有故，老夫人久而自知，我淳於裔亦可聞一異事。」說畢辭出，猶贊賀不已。斯時耿忻、耿懼、耿懷皆親自來看，眾親友來往不絕。果然數日後飲食漸加，一句後語言依舊。

時已臘月二十五日，與除夕不遠。康夫人喜不可言，林雲屏笑逐顏開，內外大小，無不歡躍，益發要慶賀新年，香兒又將西一所收拾起來。惟有夢卿平素已抱微恙，又因服事病人，日夜憂思，飲食越減。割指之後，雖喜耿朗病好，而自己手痛甚重。起先還可支持，至二十人日，便不能起身。恐誤了祠堂拜祭，不得已告知康夫人、林雲屏。雲屏令人請淳於裔調治，夢卿極力辭止，誓不服藥。除夕聚會，夫妻六個只少夢卿。三更後覺病勢稍減，乘燭倚枕而臥。春畹私問道：「畹兒收拾得血汗棉布一包，衣裙一套，今見娘左手小指包裹，則姑爺之病，是因割指無疑了。奈何娘終瞞我？」夢卿道：「我與你姊妹一般，如何瞞你？因無可商議，故亦不必告知。你今雖亦知覺，然斷不可唱揚，以生人的疑心，又招人的忌恨。」春畹聽了，流淚道：「天乎！天乎！存心若此，而薄情郎茫然不知。鬼神安在哉！」夢卿急忙勸阻，春畹猶流淚不止。夢卿道：「自九月至今，三個月月事不來，腹內時時覺得蠕動。問之老嫗，俱說是孕。老夫人大娘亦皆深知。倘天不我棄，或得一男子。但邇來氣血虛弱，飲食不加，恐繼後有人，而此身莫保。則後來之保護孩提，綿我血脈，皆惟春娘是賴，豈僅如區區割指一事哉！老夫人知春娘最深，大娘、三娘待我最厚，我去後必繼我而居於此，切記者，事大娘、三娘，當如事我。而四娘、五娘，亦不可與之較量。官人三十後血氣既定，必不至有如今日反目之事。春娘須委婉順事，不可以才爭寵，不可以色取憐。公明子通、季子章切不可令其折辱。此吾所望於春娘以補吾之所不足者也！」春畹垂淚受教，主奴兩人，情談半夜。紅燭燒三，春更報五。朝天車馬，傳來爆竹聲中。獻瑞星雲，動向桃符光裡。群僕稱賀，耿朗人朝。時宣德六年正月元日也。這一來有分教，天上麒麟，降作人間騏驎。閨中翡翠，變成海內鸞鳳。